

# 杀了丈夫后她拉着儿子的手走进公安局

完



孙晶岩 著  
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

两年来,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在调查中,作者发现,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一是为“钱”,一是为“情”。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

[上期回顾]

彭淑平弄丢了家里的钱,怕丈夫责怪自己不敢回家。李桂兰被丈夫打骂,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两个女人一合计,打算离家出走。路上钱花光了,她们就开始想法子抢钱。她们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好色的男人。一旦和男人搭话,她们便用色相诱惑男人,然后趁他们不注意在酒里下药,实施抢劫。

报告文学

浙江省的黄岩市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里以生产黄岩蜜桔而著称。就在一个美丽的小山村里,却发生了一起血案,凶手是一个36岁的山村妇女,死者是她的丈夫,这位山村妇女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丈夫呢?

当警官把凶手带到我的面前时,我惊讶地瞪圆了眼睛。这是一个面色白皙、面孔和善的女人,说话柔声细气,显得非常文弱。如果不是警官把她带到我的面前,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会成为杀人犯。

她叫王荷云,出生在浙江黄岩的一个小山村,她从小身体很弱,干农活挺吃力,便学会了裁缝这门手艺。当她出落成一个小姑娘时,父亲就把她嫁给了邻村的张二喜。张二喜是个酒鬼加赌棍,好吃懒做,整天不务正业,把她辛辛苦苦做裁缝赚来的血汗钱都输光了。每当输了钱,他就回家打老婆撒气,王荷云的身上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虽然王荷云是一个山村妇女,但女人的尊严使她顶着压力提出了离婚。谁知当地的妇联和法院却不支持她,他们说:“山区娶媳妇不容易,多一个离婚的就多一条光棍。”她实在忍受不了毒打就跑回娘家,可父亲和姐姐却只允许她住3天,他们觉得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老住娘家要遭人笑话。

1990年10月15日晚,张二喜赌输了钱又来向她要钱,王荷云说:“我给你多少钱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我没有钱!”

王荷云把6岁的儿子哄

睡了,自己也躺在儿子身边,那一天她来月经,肚子特别疼,出血也很多,踩了一天的缝纫机实在是太累了,她真想美美地睡上一觉。谁知张二喜二话没说就掀开她的被子,提出了无理的性要求。她哀求道:“二喜,我今天太累了,血流不止,肚子又特别疼,你等我好了行不行?”张二喜一听这话火冒三丈,他一把抓住王荷云的衣服,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把她拎到了外面的房间,用绳子捆住她的手,让她穿着胸罩和短裤站在堂屋中间。秋天的晚上,凉风袭来,王荷云冻得浑身发抖,她哀求丈夫放了自己,张二喜却拿来一把斧头、一把尖刀和一支短枪,对她说:“你不是不跟我干吗,那你就在这儿站一夜吧!”他用尖刀割断了王荷云手上的绳子,声嘶力竭地吼道:“娶来的媳妇养下的狗,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就站在这儿吧,我什么时候高兴了你什么时候上床!”

张二喜那天喝了很多酒,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王荷云站在屋子中间,泪水哗哗地流。她彻底绝望了,听着张二喜如雷的鼾声她气不打一处来,这个混账东西,今天不收他明天还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她愤然抄起张二喜放在床头的斧头,闭着眼睛用斧头背向张二喜的头砸了下去。血从张二喜的头上流了下来,染红了床单褥子,她抓过一条棉絮盖住了血。儿子小刚刚被她惊醒了,指着爸爸的尸体问:“妈,这个喝酒鬼干吗呢?”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小刚,爸爸已经死了,妈妈可能要枪毙!”儿子紧

紧地抱住她的腿,哭着说:“妈,我们逃跑吧,跑到上海吧,跑到哈尔滨吧!”她摇了摇头:“妈不跑,走,我带你回外公家。”回到娘家,她对姐姐说:“姐,我已经闯大祸了,你就当没有我这个人了!”一听这话姐姐吓坏了,她拉着王荷云的手问道:“妹妹,你要到哪儿去?”她对姐姐说:“我先到黄岩市堂哥家打个招呼,然后带着儿子去自首!”她带着儿子来到堂哥家,向堂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坦然地拉着儿子的手走进了黄岩市公安局的大门。

1990年10月18日,天空飘洒着毛毛雨,她被送进黄岩市看守所。她因为杀人罪被判处死缓。接到判决书时法官问她是否上诉,她说:“我本来以为会被枪毙,判死缓已经是捡了一条命,我还上诉干什么?”

她走进了浙江省女子监狱,迎接她的是指导员王福荣。王指导员找她谈话:“王荷云,你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吗?”她当时对警官存有戒心,就冷漠地说:“没有。”王指导员却说:“不,我看你有。”王指导员充满温情的话语冲开了她感情的闸门,她忍不住放声大哭:“指导员,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儿子小刚,他才6岁啊。我被判了死缓,虽然没有枪毙我,可我见不到儿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还不如死了呢!”王福荣耐心地劝导她:“做人心胸要宽,眼光要远,为了儿子,你应该负起母亲的责任,坚强地活下去。如果小刚知道你自杀了,他会多么痛苦啊!”这些话击中了她的要害,一想到儿子,她就紧

定了活下去的信念。刚入狱时她的姐姐帮她带孩子,后来她的母亲受不了女儿入狱长期见不到女儿的打击,喝灭鼠药自杀了。母亲死后,姐姐忙着照顾父亲,没有精力管小刚了。

中秋节到了,别的犯人都有人来探望,而她却躲在一个角落里哭泣,她正在发愣,突然听到一个犯人喊她:“王荷云,指导员叫你到办公室去一下!”她急忙擦干眼泪,一溜小跑地到了办公室。王福荣却关切地问道:“王荷云,你的眼睛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又出什么事了?”她说:“我妈死了。”王福荣又问:“怎么死的?”她说:“喝老鼠药死的。”王福荣默默地从包里拿出6个大月饼递给她:“王荷云啊,今天过节没人来看你,我从家里给你带来6块月饼。六六大顺,祝你改造顺利!只要你表现好就能减刑,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

接见日到了,一想到能够见到盼望已久的儿子,王荷云兴奋得一宿没睡。儿子走进接见室,王荷云都有点不敢认他了。这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小刚吗?过去他是个圆脸,现在瘦成个尖脸。衣衫褴褛,头发乱蓬蓬的,显然是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了,脸上脖子上都冒了一层黑垢。王荷云忍住眼泪问道:“小刚,你有没有吃的?”儿子没有说话,过了半晌突然冒出一句话:“妈,我的裤子都破光了!”王荷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抓住儿子的手放声大哭。站在旁边的王福荣仔细打量着小刚,只见他穿的裤子上有很多窟窿,裤腿吊到了膝盖下,裤子显然早就小了。她的眼圈不由得红了,

她从兜里掏出100元钱递给小刚:“小刚,这些钱你拿回去买点吃的,再买条裤子穿。”王荷云紧紧地拉着王福荣的手说:“指导员,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感谢你呢?”王福荣笑着说:“我不要你感谢,你只要好好改造能减刑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王荷云说:“我还有出去的一天吗?”王福荣说:“能,等我退休了,你也差不多该出去了。”

王福荣又到王荷云的家乡去了解小刚的生活状况,才知道这孩子一直没人管,饿了就偷邻居的红薯、青笋吃,抓住了就被人打一頓。她的心里敲着小鼓:自己今天一百明天两百地捐助王荷云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依靠当地的组织。她先是给村委会和王荷云的小叔子写信,小叔子回信说:“杀人该偿命,你们把她枪毙了我就管我侄子。”王福荣回信说:“你嫂子现在表现很好,怎么能随便枪毙呢?”小叔子又回信说:“她不是我嫂子,你们不枪毙她也不要给她评劳改积极分子。”王福荣一看小叔子没有指望了,就又给黄岩市妇联写信。

这封信引起了黄岩市妇联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刻派人赶到王荷云的家,给小刚找到了一所学校。“六一”儿童节,黄岩市妇联的同志还带着小刚到监狱来探望母亲。小刚已经17岁了,站在那里像个大小伙子了。得知儿子在妇联的关怀下在家乡免费读书,王荷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改造的劲头特别高,连续几年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两次获得减刑的奖励。

# 唐老师轻轻拍了拍叶尼娜裸露的肩膀

5



薛舒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少女叶尼娜算不上绝色,但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的班主任,刘湾中学的唐老师更是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唐老师认定,这个女孩就是他的知己。已婚的唐老师把想法深藏在心里,热情洋溢地生活着。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心里的想法却长了翅膀,飞出体外谋杀了他。

[上期回顾]

叶尼娜成了唐贵龙的助手,唐贵龙去拍照时,她常常提着三脚架紧随其后。关于他们的传闻很快就在刘湾镇流传开了。余美凤也听到了这个传闻,她和唐贵龙的妻子陈秀丽在同个厂,她觉得自己有义务把真相告诉陈秀丽。她告诉了,而且她还帮这个可怜的女人出主意想办法。

情感时空

刘湾中学的暗室,其实是一间狭小的楼梯间,那是校长留给唐贵龙专用的。这个仅六平方米的空间只能站两个人,就在这两个人的空间里,唐贵龙创作出了许多令人赞叹的摄影作品。唐贵龙呆在暗室里,就如鱼儿在水里游弋,又如鸟儿在天空中飞翔,暗室是唐贵龙的工作场所,也是他的心灵寓所。

下午语文课结束后,正好轮上一周一次的班会,主题是期末考试动员,学习委员李红担任主持人,唐贵龙以旁听者的身份坐在一张空座位上。

唐贵龙坐的位置正好在叶尼娜后面,他十分清晰地看到近在一尺之前的叶尼娜裸露的圆润手臂、修长而白皙的脖子,以及泡泡纱连衣裙里透出来的白色布片。唐贵龙已经不会再因为发现了这个女生的某些隐秘而感到羞愧和尴尬了,现在,叶尼娜几乎每天都会到他办公室去报到,他们交流得密度很高,超过了刘湾中学里的任何一名老师与学生。其实,叶尼娜并不是一个随性而放肆的女生。有时候,她的确大胆得惊人,但更多时候,她还是矜持和收敛的。或者说,大多数女生胆怯而羞于去做的事情,她却并不介意。而大多数女生认为不需在意的,她倒敏感而惊疑。比如女生们时时髦服装是不敢轻易接纳的,叶尼娜却总是第一个穿着市面上最流行服饰来上学。比如中午吃饭时,女生们会端着饭盒一路吃一路串门,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筷子伸到别人的饭盒里,叶尼娜却是不肯吃别人的饭菜,她也不会让别人吃她的饭菜。还有,女

生们喜欢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说悄悄话,叶尼娜却最不愿意扎堆凑热闹。学摄影这么长时间,唐贵龙从未听到她评价过班里的同学,似乎对身处的这个集体根本漠不关心。但唐贵龙确信,叶尼娜不是对周遭事物缺乏评论的欲望,她只是必须要为自己找到一处合适而绝对安全的场合,对着一个合适而绝对安全的人,才能发表自己最真实的议论。这么看来,叶尼娜还没有把唐贵龙当作自己最合适最安全的倾诉对象,可唐贵龙,却早已把自己当作叶尼娜最贴心的长者了。这么一想,唐贵龙就有些失落和忧伤起来,但反过来想想,叶尼娜连在自己面前都不说一句议论他人的话,可见,她是一个多么懂事的学生。

期末考试动员会开始了,同学们被主持人点到名后,纷纷上台宣读决心书。优等生代表王芳第一个发言,双差生代表蔡忠伟轮到第二,学习成绩不能令人满意但积极要求上进的代表赵群也已结束发言,这时候,叶尼娜的名字,就被李红点到了。很显然,叶尼娜是作为“学习成绩尚可,思想品德有待提高”的代表被安排上台发言的。

叶尼娜却并没有像别的学生那样听到自己的名字便站起来走上讲台,李红嘴巴里说出的“叶尼娜”三个字,好像与她无关,她保持着整堂课,一直没变过的姿势,低着头,后背靠在椅子上,看起来心不在焉的样子。

李红重复了一遍:下面,我们欢迎叶尼娜同学上台发表她的决心。掌声已经第二次响起来,叶尼娜依旧不动,李

红的脸色就有些愠怒了。一下子出现了冷场,空气凝滞了,犹如海啸之前大地与天空异常的静寂,却悄悄地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故。所有的同学都等待着李红或者叶尼娜当中有人跳出来打破僵局,哪怕是吵架,哪怕是哭闹,也比这样寂静无声的等待要让人放心一些。可是叶尼娜干脆像一尊泥塑,低着头,动也不动。

这时候,唐贵龙就坐不住了。他伸出手,在叶尼娜的椅背上轻轻敲了两下,他没有说话,他相信叶尼娜是明白他的意思的,这是他在示意她站起来。可叶尼娜岿然不动地坐着,没有一点要给班主任面子的意思。这时候的唐贵龙,就必须采取些措施了,若这么僵持下去,要他班主任派什么用?但是,唐贵龙觉得,在自己出马化解僵局前,他还是希望叶尼娜能站起来说几句,哪怕是几句,否则叫他怎么处置这个不肯发言的女生呢?平心而论,他并不十分赞同李红的做法,把学生分成几等几类,那是有欠公正的,什么样的学生才是思想品德高尚的呢?唐贵龙自己都不能拿出一个绝对的标准来,所以,李红把叶尼娜归类为“学习成绩尚可,思想品德有待提高”这一类,显然他是不赞同的。但唐贵龙不能公然批评李红,因为李红的衡量标准,是大众公认的标准,所以,唐贵龙希望叶尼娜能顾全大局,委屈一下,上台说几句算了。

唐贵龙再一次伸出手,微微欠身向前,拍了拍叶尼娜的肩膀,这回不是拍椅子靠背了。叶尼娜的肩膀基本裸露在外,连衣裙的袖子只遮住一小片肌肤,唐贵龙伸手时,挺大

的手掌几乎完全盖住了叶尼娜娇小的肩膀。唐贵龙拍了拍叶尼娜基本裸露的肩膀,带着几分严厉,但又轻声说:叶尼娜,上去讲两句吧。

叶尼娜的肩膀轻微抖动了一下,似是有所触动,然后,迟疑片刻,才慢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唐贵龙心头一松,霎时对叶尼娜充满了感激之情,她究竟还是听从他的劝告了,这个叶尼娜啊,真是倔强的孩子。

叶尼娜一站起来,讲台上已经束手无策的李红顿时也松了口气。然后,全班同学把目光射向了叶尼娜,他们看着她迈开懒洋洋的步子,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样逛到讲台边。唐贵龙再一次忐忑不安起来,他不知道叶尼娜上台后会说什么,他既不希望叶尼娜受到伤害,又怕她出言不逊伤害到别人,唐贵龙实在是左右为难,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凭叶尼娜了,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一个学生,说什么样的话都是正常的,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即便她抗议,她申诉,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叶尼娜走到讲台边,站定,然后用她那对被浓密的睫毛遮挡住的眼睛扫视了一圈全体同学,清了清嗓子,又犹豫了十多秒钟,然后,她终于开口了,竟是一句十分简短的话,声音轻得简直像蚊子叫,这句话,她是用念书的节奏说出来的: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向老师和同学们汇报。

叶尼娜的发言显然让同学们感到很满意,他们期待的是有人能完全打乱这循规蹈矩的场面,发出内心深处的

呐喊或者叫器,这期待里,的确包含了一层唯恐天下不乱和幸灾乐祸的成分。现在,眼看着即将发生的一场风暴忽然化成了和风细雨,这就像干旱的土地上一群可怜可恨的农民们听到了轰鸣的雷声,看到了密布的乌云,便纷纷拿出水桶瓦罐,准备大雨降临时将身心全部打开,去接纳这一场甘霖。可是,一阵风把乌云吹散了,大雨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只能望洋兴叹了。

叶尼娜的发言瞬间就完成了,刚一说完,她就转身朝教室门口跑去,没有人来得及反应过来,她已经开门冲了出去。唐贵龙站起来,大步奔到教室外面,对已经跑到走廊尽头的女学生喊道:叶尼娜——

叶尼娜一折身,转进了楼梯,女生的身影在唐贵龙眼前消失了。他呆立在走廊里,全然忘了身后的教室还有四十多名学生正眼睁睁地看着他。那时候,他想的是,中午时分就和叶尼娜说好的,下课后要带她去暗室,今天该教她如何洗印照片了。

走廊里静悄悄的,唐贵龙站了足足三分钟,才回过神来,轻叹了一口气。然后,他终于想起了身后的四十多颗脑袋。在他准备转身回教室的时候,他发现楼梯一角忽然闪过一个熟悉的影子,这五短身材的影子一掠而过,便不见了。他没有看清这影子究竟是谁,可他又分明觉得这影子是如此熟悉,再搜寻走廊,从头至尾,一廊空寂。

唐贵龙摇了摇脑袋,心里想,这是眼晕了,其实什么也没有呢。胃部隐隐的绞痛又开始出现,一阵阵袭来,越发明显。